



城里

烧地锅

□ 董国宾

在城里，吃什么都没了胃口，一日三餐的饭香味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心中便惦念起家乡的地锅菜。我越想越觉得，都市的生活万不可缺少这一口。第二天，就找人在院子里支起了地锅。

我买了一口铁锅，找了一些干柴，还在地锅旁放置了一口大水缸，连烧地锅坐的小马扎，也是请邻居新做的。一应俱全了，妻子来了精神头，一大早就去集市赶早集，买了几条活鱼放进水缸里。临近中午，妻子忙开了，她一边忙，一边唱着《我们的日子》，声调一会儿上扬，一会儿清脆欢快，歌唱完了，鱼也杀好了。我像个小孩，又是蹦又是跳，一跃来到地锅旁。我们开始做地锅鱼了，要说做地锅鱼，还得我掌勺，妻子是城里人，连地锅都没见过，怎能把地锅鱼做好？她站在一边，只看不动手，到时候只管吃就成。

我爆香葱姜蒜，炸好汤汁，麻利地放入宰好的鱼。这最后一个环节，就显得很特别。做这道菜，不用单独蒸馒头，简单地和好面，弄成拳头大小的面饼，沿锅沿贴上一圈，盖上锅盖，继续烧火。柴火“噼里啪啦”地响，“咕嘟咕嘟”的声音从锅里冒出来，妻子站在一边和我逗乐，在笑声中这顿地锅饭就做好了。看上去，那贴在锅沿上的面饼，像一只只老鳖趴在河沿上，这吃法，家乡人形象地称作“老鳖靠河沿”。地锅鱼端上餐桌，黄澄澄的地锅饼盛在盘子里，妻子伸手就去拿，

先是放在鼻子上闻了闻，然后点点头说，连这饼都是香的。全家人吃了一顿色香味俱佳的地锅鱼，妻子尝到了甜头，说下次要做地锅鸡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打断了，我摆摆手，慢条斯理地说，比起家乡的地锅鱼，差得还太远。这城里，怎能做出地道的乡土味？

转眼到了周末，妻子去商场买了一身新衣服和一大包营养品，说要回乡下看母亲，我知道妻子还念着老家的地锅菜。到了乡下老家，母亲正在厨房烧地锅，二话没说，妻子径直走到厨房里，非要帮母亲添柴禾。一看母亲正在做地锅鱼，妻子一高兴，竟大把大把地把柴禾放进灶膛里，火苗一下子给压灭了，滚滚浓烟冒出来，呛得妻子赶忙跑出了厨房。母亲心疼地递过去一条湿毛巾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取笑道，你一个城里人，怎会烧地锅，其中的学问大着呢。

开饭啦，母亲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地锅鱼。妻子刚吃一口就大声夸赞道，这乡下的地锅鱼咋这么好吃呢！看着惊讶万分的妻子，我一脸严肃地解释道，这地锅鱼的做法，城市和乡下的水土不同先不说，这烧柴也有讲究。城里人做地锅鱼，烧的是干木柴，火势大，而乡下则是麦秸、玉米秆和干豆棵，怎会一样呢？

一回到城里，我满脑子都是乡下母亲做的地锅鱼，感觉乡下生活虽简朴，却埋藏着真味道。妻子贴在我耳边低语道，过几天干脆把咱妈叫过来住，把乡下的柴禾也带些来。

三代人的春运行囊

□ 黄红坤

春运上线了，大家开始收拾行囊加入了春运的大军。回家，成了心头唯一的念想。看着人潮中行色匆匆的人，背着、扛着、拉着各式各样的行囊，踏上归家的路。这些行囊记载着人们的思乡，也记载着时代的变迁。

父亲回忆起当年，七十年代，春运还没有这么热火朝天。那时，春节期间的返乡人流没有这么多，出远门时，行李少就直接装入小布包里，行李多时，就直接用布条捆了背在背上。父亲在外地工作，每到年关回家时，他常常拎着一个帆布包，包里是他的衣裳和礼物。他说：“那时，我们拎着这样的包回家乡，大家一看都知道是从大城市回来的，你爷爷奶奶觉得脸上特有光呢。”说完，父亲哈哈大笑，笑声里似乎回到了当年，看到乡里人无限羡慕的表情。父亲还说，当年这样一个帆布包在乡下是个新鲜东西，到家后，邻里的孩子都过来要提一提这个包。父亲的那个帆布包也一直载着父亲的行囊回家。

我的记忆中，大学时外出求学，每逢寒假来临，春运大军必是拥挤不堪。我那简简单单的行囊被安放在一个不大不小的黑色拉杆箱里。拉杆箱只有两个轮子，行囊不再像父亲当年一样用手拎着，携带起来方便很多。后来工作之后就换了一个鲜艳一些，带有图案的拉杆箱。箱内的行囊不再是自己的几件衣服，还有给爸妈带的礼物。有时，在等待火车时没有位置，有时在火车上只有站位，我的拉杆箱结实地充当着我的脚力停歇点，帮我支撑着一段又一段的旅程。

如今，女儿的春运行囊也不是我们当年的那个样子。她的行囊安放在四轮箱里，不需要手动推拉，因为在她手上的手环可以自动控制这个行李箱。“空手”出行已不是梦。所以，每次回家，她都将自己的行李箱塞得满满的，恨不得将箱子再弄大一点，以装下整个世界的小礼物。她总是说：“妈妈，我觉得我出差的地方有好多好东西，都想给你和爸爸带一点，就是这行李箱塞不进了。”父亲惊讶于现代科技的发达，他说：“时代不同了，行李居然可以不用自己拿就可以走回家啊。”

其实，无论我们的行囊如何变化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你手里拎的物件是什么样，承载的意义却是一样的，都是装满了一年来收获，装满了对家人对自己的期盼。而且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：回家。

再说乡愁

□ 包稚群

故乡，是每个人心中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，在众多有关故乡的描写当中，我最喜爱余光中的《乡愁》，其深远的意境，所流露出来的深深的惆怅，极易引起思乡游子的共鸣。在他的心目中，乡愁是邮票、船票、坟墓、海峡，而于我，乡愁则始终是那条通往家乡的路。

第一次体会乡愁，是11岁离家到市里上中学的时候。那弯弯曲曲的狭窄小路，像一道鸿沟把小小的孩子和她的家隔离开来。只有每个周末，才能从狭窄小道的这一头坐上马车走到家的那一头。那时候，每个星期六下午都是无比欢乐的时光，往往顾不得吃饭，急急忙忙就走上回家的路，马车在小路上一扭一扭地扭着秧歌前行，那马脖子上拴着的铜铃发出的叮叮当当的铃声，听在耳里就是动听的音乐。而每个周日下午回学校，那条小路密密麻麻的行道树遮天蔽日，越走越昏暗，走着走着眼泪便落下来。下一次往家走，需要再等待漫长的六天时间啊。

后来，到昆明上大学，与家的距离，变成了更长的弯弯曲曲的柏油路。这时的乡愁，在单纯的依恋之外，有着深深的担忧和牵挂。而父母对我何尝不是如此。每次离开家返校，母亲必送了一程又一程，手里提着的袋子里，装满了我爱吃的东西。那破旧的长途汽车，在柏油路上摇摇晃晃，吭哧吭哧像一声声叹息，应和着心里的无奈。回头望去，一山又一山之外的云朵之下，想必还站着我的母亲，她也和我一样，多希望这条路能短一些，短得她拔腿就能来看我，而我散着步就可以回家。

再后来，在母亲掩埋于家乡的一抔黄土之下的若干年以后，我与家乡的距离真的缩短到了基本可以拔腿就走的那么短。交通的发展，人的年岁与见识的增长，使得家的距离不再像儿时那么的不可控。母亲的牵挂已被掩埋于坟莹之下，就在故乡必经之路的山垭口，殷殷地将我守望。驰骋在宽阔的马路上，我可以很轻易地走完那条通往故乡的路，却再也走不尽与母亲永隔的天涯。

而如今，随着道路的扩宽与城市建设的规划，在我的中学校址放眼一看，老家一眼就能看到头，而从昆明到家的距离，则由当时的五个多小时车程缩短到现在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。且莫说这样的短距离，就连当初母亲患病时想去做手术的大城市上海，当时是那样的遥不可及，现在坐上高铁十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去逛一趟。

余光中老先生的《乡愁》写于1971年，他的乡愁里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忧伤与惆怅，不知晚年的他对于乡愁是否有新的见解，我想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曾经的那些惆怅总会慢慢消散吧。



晨（水墨画）杨树山

世相

拆除心中的篱笆

□ 张军霞

不久前，我的一位朋友遇到了棘手的事情。她说，多年不曾联系的初恋，忽然打电话来说想抽时间聚一聚。说实话，这个电话让朋友很郁闷。

当年，他们是同学，原本感情发展很不错，但是对方家庭条件实在太差，父母强烈反对他们的恋情，反复做女儿的思想工作。后来，她权衡利弊，终于顺从父母的意思，放弃了这段感情，嫁给了现在的丈夫。她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生活很幸福。但她从来不参加同学聚会，不敢跟初恋见面，害怕他一直记恨自己。这次，她也不知下了多大的决心，勉强同意去聚会，到了那里才发现，初恋根本没有旧事重提的意思，他自己的家庭也很幸福，而这次聚会的主题是为当年的班主任庆祝70岁生日。聚会结束，她给我打电话时如释重负：“我一直把往事藏在心里，并且围起小小的篱笆，轻易不敢靠近。没想到全是我自己心思过重，拆除篱笆的感觉真轻松啊。”

想起曾经读过的一个童话故事。有一个叫美宝的女孩，拥有一个美丽的花园，她的朋友们每天都来花园玩耍，一起围着花儿唱歌跳舞。忽然有一天，美宝在花园里等啊等，发现朋友们都没有来，她跑出去一看，原来每个人的院子里都有了

花，他们都在忙着浇花。美宝气冲冲地跑了，她以为朋友们偷了自己的花，回到家就用砖头把花园全部围了起来。

她以为这样就安全了，可是围墙不仅隔断了小伙伴们之间的友谊，也把最重要的阳光挡在了外面，花儿们渐渐失去了生机，变得奄奄一息，她再也快乐不起来。直到后来，她发现是风吹走了花籽，满世界都是美丽的花，这才消除了心中的误会，大家一起动手帮她拆掉围墙，也同时拆除了她心中的篱笆，阳光和欢笑一起回来了。

就像我的一位邻居，从来不参加幼儿园的家长开放日活动，因为他患小儿麻痹，落下跛脚的残疾，害怕被别人笑话。有一次，幼儿园又有活动，恰逢当妈妈的出差了，儿子强烈要求爸爸去学校，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，发现老师为了维护他的尊严，特意安排了他和儿子之间用手指游戏来互动，避免他站起来会觉得难堪，他的内心立刻被这样的小细节暖化，从此，再也不害怕去学校了……

很多时候，并非这个世界不美好，而是我们在意的太多，于是不由自主地在心中设了一道篱笆。尝试着学会放下，拆除掉心中的篱笆，才能感受到满世界灿烂的阳光。